

摩托车

马梦:父亲的摩托车

1994年的9月1日,天空飘着细雨,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。那天,父亲骑着他那辆银色略带锈迹的自行车,载着我去学校报到。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杠上,小手紧紧抓着龙头,铁杠坐着很不舒服,一遇到坑洼的泥路,屁股就颇得生疼。细雨打湿了我的脸庞,我紧紧依偎在父亲胸前,小心翼翼地护着新裙子,生怕被泥水溅湿。

在那个年代,人们的出行方式逐渐发生着变化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一种新的交通工具——摩托车走进人们的视野。九十年代,骑摩托车成为一种流行风尚。我的父亲也在时代浪潮中渴望拥有一辆摩托车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寒冷冬夜,我和父亲站在十字路口昏暗的路灯下,静静地等待着他的“快递”。那时的街道宁静而空旷,摩托车的轰鸣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当



供图 / 马梦

父亲拥有了第一辆红色跨骑摩托车时,他高兴了许久,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骑车带着我和母亲去附近游玩,那些坐在摩托车上的片段,成为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。

年少的我双手紧紧抓着摩托车后面的不锈钢车架,很少去搂着父亲的腰背。一路上,我和父亲也没什么话说,他本就没话不多,耳旁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声。有一次放学后,我偷偷跑去同学家玩,被父亲发现后强行带回家。乡间小道坑坑洼洼,一路颠簸,我竟被甩下了摩托车,而父亲竟也浑然不知,直到他到家后发现我不见了踪影,才慌忙原路返回寻找。我一个人坐在田埂边,无聊地等待着,看着天空中飞过的鸟儿,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懊悔。从那以后,父亲骑车带我出门,时不时会抽出一只手背过来摸摸我,我估摸他是在判断我有没有从摩托车上摔下去。

学生时代大多是父亲接送我上下学,冬天的风冰冷刺骨,父亲总在出发前将他唯一的一副护膝给我戴上,虽然我觉得那副护膝实在难看,心里不情不愿,但在父亲的严厉

要求下只能默默接受。我坐在后座上,呼出的气模糊了头盔的面板,一点也看不清前方的路,那时心里还在埋怨着父亲。

时光缓缓流淌,那辆摩托车也渐渐老旧了。它时不时地出些小毛病,样式也不再时兴了。当街道两旁开始出现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时,父亲的摩托车已经静静地躲在车棚角落里,落满了灰尘。它就像一位退役的老兵,默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我们家庭的成长。如今,每当我看到那辆旧摩托车,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回忆。

(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)

任志超:嘉陵 125 的记忆

在岁月的长河中,这辆嘉陵 125 摩托车静静地停放在记忆的角落,散发着温暖的光芒。

这辆摩托车的车身油漆剥落,露出金属的底色,仿佛诉说着过去的风雨历程。它的



图 / 任志超

坐垫不再柔软,却承载过无数的梦想与希望。车头的大灯虽已泛黄,但曾经照亮过无数次回家的路。

它的发动机声音不再像当初那般清脆有力,而是带着一丝沧桑的喘息。每次启动,那独特的“突突”声仿佛是一位老朋友在讲述过去的故事。

小时候,父亲总是骑着这辆摩托车带着我穿梭在大街小巷。风从耳边吹过,不仅凉爽,更有无尽欢乐。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看着路边的风景飞速后退,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那么新奇和美好。

这辆老物件摩托车见证了家庭的变迁,见证了岁月的流转。它曾陪伴着父亲去工作,为生活而奔波;也曾带着一家人去郊游,享受温馨的时光。

如今,它已被闲置在角落里。每当看到它,那些曾经的欢声笑语、温暖的拥抱和激动的时刻就会浮现在眼前。它不仅仅仅是一辆交通工具,更是一段珍贵的回忆,一份浓浓的情感寄托。(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)

我家的拖拉机

在那片被岁月轻抚的乡土,我家的故事与一辆拖拉机紧密相连,它不仅是一台冰冷的机械,更是我们家与乡亲们情感交流的桥梁,是父亲辛勤耕耘岁月的见证。

故事的开始在一个没有拖拉机的年代。那时,父亲总是不天亮就起身,肩扛手挑,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田间劳作。每当夕阳西下,他那佝偻的身影在余晖中拉长,显得格外孤独而坚韧。母亲常在一旁默默流泪,心里盘算着如何能让这繁重的农活变得轻松一些。

终于,在一个春日的午后,父亲做出了决定——他要借钱买一台拖拉机。这个决定在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,有人赞许,认为这是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;有人质疑,担心这沉重的债务会

让家庭雪上加霜。但父亲的眼神坚定,他说:“为了这个家,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好的未来,我愿意试一试。”

于是,那台崭新的拖拉机在乡亲们的注视下,缓缓驶入我家小院。它闪耀着金属的光泽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仿佛希望的使者,给这个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
自从有了拖拉机,父亲脸上的笑容多了,干农活的效率也大大提高。春耕秋收,它成了我们家最得力的助手。父亲驾驶着它,在田野间穿梭,那轰鸣的声音,成了乡间最动听的乐章。它不仅减轻了父亲的负担,也让家里的收成有了显著提升。

这台拖拉机更成了乡里乡亲之间的纽带。每当农忙时节,父亲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助邻里,用拖拉机运送农资、

收割庄稼。乡亲们围坐在田埂上,分享着丰收的喜悦,谈论着对未来的憧憬。那份淳朴的情谊,在拖拉机的轰鸣声中愈发浓厚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,拖拉机渐渐老去,但它的身影却永远镌刻在了我们的心中。它见证了父亲的不屈不挠,见证了家庭的温馨与团结,更见证了乡亲们之间那份淳朴而真挚的情感。

如今,每当提起那段往事,父亲总是感慨万分。他说:“那台拖拉机,它不仅是一台机器,它也是我们家的一段历史,是我们与乡亲们共同走过的岁月。”

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台交通之物的力量与温暖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那份对家的责任、对乡亲的关爱,始终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(作者供职于兴平西收费站)

文 / 图 慕琴琴



二八大杠，温情与浪漫

董邦耀:我的坐骑凤凰车

上世纪80年代初,老单位的机关只有一辆北京212吉普车,俗称“帆布棚”,在当时可算豪车了,只有县团级才能坐。我们这些普通干部,想享受是很难的。

为了改善机关干部的交通条件,单位决定给各部门骨干配备自行车。听到这个消息,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要知道,那时买凤凰、飞鸽、永久自行车是要凭票的,没有门路很难搞到。后来,单位决定将自行车估价处理给个人。经过一番激烈竞争,我终于得到那辆八成新的凤凰自行车。黑色的车架、车座和货架,银色的车把、轮毂和辐条,简直就是一架战斗机!我迫不及待地用棉纱蘸点机油,把它擦得一尘不染,阳光一照,光芒四射,閃耀得宛如璀璨的星星。

从那时起,我就骑着这辆凤凰车上下班,穿梭于市区的街道。开会、办事、买菜、接送亲友,样样都离不开它。那时的我骑着它,别提有多得意了。我可是骑着凤凰飞翔,风驰电掣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十多年来,我与这辆凤凰车风雨无阻,相依相伴,亲如兄弟。它的铃声在我的生活中响起,是我日常的节奏,带着我走过无数个日夜。

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被调到省城工作,才依依不舍地把它放进储藏室。每当想起它,心中总会涌起一阵温暖的怀念。它不仅是一辆自行车,更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,是那个年代的象征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交通工具也在不断升级换代,我自己也买了SUV,曾经的凤凰车被我闲置在了角落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无法忘记与它风雨同舟的日子。每当我看到街上骑自行车的人,心中总会涌起忆旧情怀。想起那些年骑着凤凰车的快乐时光。

我曾经幻想过,假如我的凤凰车会说话,它一定会讲述我们一起经历的故事:在阳光下奔跑的快乐、在风雨中坚持的勇气,以及那些温暖的瞬间。亲爱的凤凰车,虽然我们已分别多年,但我会永远记着一起走过的岁月。你不仅是我的坐骑,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位老朋友。

王宏基 冯晓瑞:深刻的童年标识

对于60、70、80后的人来说,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是童年深刻的记忆标识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坐在父亲的二八车自行车前杠上,啃着冰棍,听着父亲哼曲,自行车如灵动的骏马穿梭在满是蝉鸣的林荫道,阳光洒下斑驳的光影,无忧的童年时光如电影画面浮现。

小学四五年级,我开始学骑自行车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妈妈带我到菜地旁的小路学车。我满心欢喜又紧张地骑上高大的二八大杠,由于个子小只能掏空儿骑。一开始无法掌握平衡,妈妈在后面扶着,我用力蹬,紧张又兴奋。练了半小时,妈妈悄悄松手,我发现后虽惊喜自己能骑,但也恐惧失去依靠而摔倒。妈妈鼓励我要相信自己,我不服输地再次跨上自行车,多次摔倒后终于能掌握平衡,喜悦涌上心头。

上六年级,我能跨在横梁上骑,虽然不能完全坐到车座上,但自得其乐。升入初中后,因住校只有周末骑车,二八车闹出问题,加上山地车流行起来,我家二八大杠也光荣退役。

(作者供职于西渭分公司临潼收费站)

薛肖艳:我和二八大杠那点事

二八大杠带着人们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,驶过乡村的泥泞小路,陪无数人走过童年。多少孩提时代温情的记忆,都在“滑两步再上车”“不要怕有我在”“一个后摆腿被我爷踢了下去”的场景中。

在空旷平整的麦场地,爷爷说我个子小,无法像大人那样从前面上杠骑车,也不能展腿从车座上车,只能从倒三角的大杠里屈腿“掏”着骑。爷爷双手扶着车尾:“不要怕,有我在,目视前方,注意力集中!”我听着爷爷的口令,左脚蹬着脚踏板,右脚助力,双手扶着比我还高的手把,目视前方,左右脚高一低半圈半圈地蹬着,伴随着链条和脚踏板相互作用,自行车飞速向前,我的心跳也加了速度,风在我耳边迅速向后划过。就是这种惬意,这种自由,让小小的我贪恋痴迷而又胆怯害怕,想要转过身看一眼爷爷,却不敢,只有一遍遍



图 / 何花婷

姚铭敏:“双丢把”的追风少年

网络大V“虎哥说车”是这样介绍二八大杠的:一代经典二八大杠Pro卡路里震撼来袭。全车钢铁架构,无惧雨雪,手扶式T型车头,独特的一线天至尊VIP座架,真皮座椅全包围设计,只为亚洲人而生!三角车架,独特的斜跨式骑法,链条式无级变速系统,配备双脚踩踏,动力澎湃,后梁采用双叉独立悬挂,后座全包围原钢设计,为透气而生,手控刹车国内外最先进夹式设计,前轮脚踏式刹车,不用尾性能更加稳定,百公里功耗,仅需三个馒头、一碗水,传承经典!二八大杠只为经典回忆!

从我记事起,家里就有一辆红旗牌二八大杠自行车,是母亲嫁妆中“两转一响”中的一件,自行车、缝纫机为“两转”,收音机为“一响”。地位那是相当尊贵,也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,能骑着一辆自行车出门倍有面子。

二八大杠曾经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美好。逢年过节遇有集会,父亲就会骑上这辆二八大杠,载上我们一家4口走亲戚赶集。我最喜欢坐在前面那条大铁杠上,两只手放在车把上,随着父亲的力度掌握方向,还可以按铃铛给父亲当安全员。妈妈抱着姐姐坐在后座上,爸爸坐在最中间的真皮坐垫上,载着我们走街串巷乐此不疲。当听到我嗷嗷大叫时,就听见父母和姐姐的笑声,因为大家心无旁骛,父亲捏刹车又把我的手夹到了,一路上欢声笑语简单又温馨。

因为初中要去镇上读书,四五年级我就学骑自行车了。每天放学邀上小伙伴,推着车大家嘴里喊着学车口号:“单腿蹬、掏裆、骑大梁、上车座、撞麦垛。”到了村里打麦场,有一点基础的就一个人练习撞麦垛去了,胆小不敢上车的就要两个人在后面扶着滑行。我的平衡感不好,学得慢,无法像大人那样左脚踩住踏板,右脚往身一扫,就能坐到座垫上,我只能斜着身子,腿从大杠底下掏进去,右手紧握大杠,胳膊窝夹紧车座,一点一点滑行。不知有多少回身体被压在车子底下,多少回撞上了麦垛,多少次磕破破了皮,流出了血。我越摔胆子越大,摔得有多惨要得就有多欢笑,似乎忘记了疼痛。不知不觉中,练车口号成了“动作要快、姿势要帅”,我成了一名骑着二八大杠“双丢把”的追风少年。

(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)



图 / 姚铭敏

那些年,我们追过的交通工具

文 / 图 屈琦